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四百三十四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九

宋 歐陽修 撰

書簡第六

與梅聖俞

明道元年

某再拜聖俞二哥昨日賢弟至辱寄書并前所寄二書及夢中詩又五百言詩頗於學士處見手迹每一覩之便如相對別後雖尹氏弟兄王三並至然幕中事比聖俞在此時差多蓋東都興造日有須求倉卒供辦未嘗

暫休息職此未始得從容聚首獨游萬事一勝爾然而
歷覽中春之遊山水之狀皆如故獨昔之青林翠壑今
為槁葉又目前不見聖俞回憶當時之事未一歲間再
至尋見前迹已若夢中又河陽咫尺顧足下若萬千里
又曩日恨不得同者尹十二王三今反俱遊而聖俞獨
不至人生不一歲參差遂如此因思百年中升沈生死
離合異同不知後會復幾人得同不得同也自足下去
後未嘗作詩前枉製未及和尹十二去應能盡說此中

事故略不論知與師魯相見少酒為歡值無酒寄去奈何漸寒千萬自愛不宣某白

又 明道元年

某啟藥簡再至兩承示諭八老之名誠一時美事然某本以寒鄉下流後進初學諸君子不知其駑下業已致之交遊一旦坐評賢否欲求純雅沉實之名終不可得而乃特以輕雋裁之是知善譽者不能美無鹽矣子之評人正如是矣夫大雅之稱老成人重於典刑而仲尼

謂三十而立某年二十有六尚未能立敢當老耶又今日不在會中自可削也夫人之美惡待其自然之譽乃見其實今縱求而得之是諸君待我素淺可知也所以孜孜不能默受者諸君當世名流為人所重一言之出取信將來使後世知諸君子以輕逸名我復自苦求方以美稱借之益重某之不可也削之益便某再拜七老

又同前

某啟捧來簡釋所以名老之義甚詳某常仰希雋游所

望正在規益豈敢求辯博文才之過美哉前承以逸名
之自量素行少岼檢直欲使當此稱然伏內思平日脫
冠散髮傲卧笑談乃是交情已照外遺形骸而然爾諸
君便以輕逸待我故不能無言今若以才辯不窘為逸
又不足以當之也師魯之辯亦仲尼孟子之功也子聰
之俊詩所謂譽髦之士乎公慤之慧亦大雅之明哲幾
道之循有顏子之中庸堯夫之晦子野之默得易之君
子晦明語默之道聖俞之懿是尤為全德之稱矣必欲

不遺達字敢不聞命然宜盡焚往來問答之簡使後之人以諸君自以達名我而非苦求而得也

又明道元年

某啟承惠詩并序開闔數四紙弊墨渝不能釋手緣文尋意益究益深清池茂林俯仰觴詠它腸蘊此欲寫未能聖俞所得文出人外昔之山陽竹林以高標自遇推今較古何下彼哉但恐荒淫不及而文雅過之也公操諸君詩未至今當以盛作遍呈因督之爾

又明道二年

某頓首再拜初四日陳秀才來自河橋喜聆動靜歲暮
慘慄履況清佳甚慰甚慰又知府公已發薦章聖俞在
洛時常言親老南方思一歸侍今應獲素志亦朋友之
共榮也然作宰江浙山水秀麗益為康樂詩助誰與敵
哉某自奉別以來未嘗作詩亦無文酒之會所謂三日
不談道德則舌本強也初六日有少吏事至彭婆約子
聰應之宿香山獨恨不得與聖俞同爾逢彥國行聊寓

此草草

又 同前

某頓首再拜聖俞足下去月王侍禁者送及所惠書販
傘船至又得書并鮑魚及問傘客知動靜備詳甚慰甚
慰僕來京師已及歲矣未與足下別時每相見惟道無
慘賴憶洛中詩以為感況爾南北一異雖鬱鬱復誰道
邪年來但不病爾往在臨清恨無舊歡今思臨清又不
可得事事漸不如初人生祇爾大可歎也足下素善南

方今居之樂否比比得書甚略不能究所懷訝久不作
詩亦疑清興頓損也京師侍親窘衣食欲飲酒錢不可
得悶甚時與師魯一高論爾子漸在此每相見欲酤酒
飲亦不可得校勘者非好官但士子得之假以營進爾
余既與世疎濶人所能為皆不能正賴閒曠以自適若
爾奚所適哉販傘者回來索書聊寫區區捨足下欲語
誰邪臨紙徘徊不免忉忉

又 景祐五年

某頓首啟去歲西陵曾拜狀今春量移此邑得子聰書
知已在京尋得所示書伏承榮改京秩伏惟慶慰聖俞
久滯州縣今而泰矣下交欣慰何可勝言修昨在夷陵
郡將故人幕席皆前名縣有江山之勝雖在天涯聊可
自樂此邑雖便於飲食醫藥然官屬無雅士軍牧虞曹
此況不言可知也所幸老幼無病恙而已不知聖俞美
任何處囚拘之迹相見未涯思渴思渴自拜別將五歲
矣友益日疎俗狀日增篇詠之興略無清思聖俞新作

雖京師多事不惜錄示以開昏鈍而慰相思故人之惠
莫越於此也至禱至禱賢弟云亡必深痛悲前得謝丈
書已知之不勝歎悼也因人行速聊拜此冬寒希保愛
不宣某頓首 有亂道一兩首在謝丈處為無人寫錄
得也聖俞略與臧否之某有少吏事告謝丈望聖俞與
咨啟之略語伊法官少為庇隱某自作令每日區區不
敢似西都時放縱此來事亦得正但為上官見怒曲有
駁議然亦終無可駁縱有亦非大罰其如危辱之跡不

欲使有小過也或聖俞問得謝丈一言乞批數字送與附書人也千萬千萬某又上

又寶元二年

某頃首啟前者見邸報有襄城之命乃知當與謝公偕行然竊料舊尹當徙蜀聖俞即留領縣事襄城居孔道音信自此可日置疑是以慢然未能作書及縣走接太守還得手書乃知前至南陽南陽去邑其間一驛爾某當請見直以公新下車方布條教伸威信門生故人未

宜往累於其間須其旬浹少定爾又恐聖俞莫能久留
或畧命駕見過此大幸也為別五六歲貶徙三年水陸
走一萬二千里乃於此處得見故人所以不避百餘里
勞君子而坐邀也顓俟顓俟相見旦夕爾他不復道

又
同前

某啟承九月一日就道雖為遲留然清風白牛久雨泥
淖尤須大晴然後不阻某自解官觸事不快至今幾五
十日未能脫去豈其屯蹇未極邪所幸親老漸安更三

五日可以卜行南陽之居依賢主人實佳事但恨聖俞不在爾昨夏中雖喜會於清風然猶未盡區區之懷今茲寓居方欲悉屏他事為聖俞極數日之歡而前後參差若相避然又見聖俞書中言有事欲相見以不克為恨者益令人怏怏爾到官必有日南陽人便無惜寄音一作意相及秋寒自愛

又同前

某頃首前遣公幹馳信迎候蓋初約然亦頗疑酷暑如

此非乘興之時人還得書果爾及急足至又沐榮問承
暑中起居無恙甚慰甚慰前累求新作今者書尾有自
厭之說豈可疾淫哇而欲廢置律呂百花洲唱和必多
欲一讀以祛俗累之心何可得也孫書注說日夕浸見
已經奏御敢借示否蒙索亂道恰來盡呵呵講席所說
何書因信乞示及晝寢之樂當輸閑者聖俞不得獨擅
也謝氏詩昨忌附去今又却尋不見候見納去矣旱熱
可畏千萬保重

又同前

某頓首啟谷正來得所示書及見與謝家書甚詳云買洪氏莊與卜葬市屋業皆其所急者也又云減俸為助此時聖俞患於力弱不能厚報知己而然爾恐於謝氏無益而於聖俞有損爾聖俞若此月減三五千如失萬錢謝氏族大資多得之未覺甚助謝家亦自有書必言幸思之也洪氏莊極佳爾不須聖俞竭囊橐此固親朋好事然幸其可以自辦爾望聖俞力為幹之某行必為

帶錢去塋地已就此營卜及市屋業差有緒然此不可
倉卒爾他細故盡諭谷正可詢之鄧氏醵賻已止皆如
雅意某年盡必到襄城祭文挽辭極佳冬冷保重

又 康定元年

某頓首再拜啟自八月一日至京師及今已兩辱詩并
在東都凡三辱詩皆未還答非惟恃聖俞不以書之疏
數為親疎又以將遣專人而多事未能便遣故也前知
為水災所苦此常事不足置胸中親老求官南方此理

當然安撫見辟不行非惟奉親避嫌而已從軍常事何
害奉親朋黨蓋當世俗見指吾徒寧有黨耶直以見召
掌牋奏遂不去矣文雅處家事方於薛氏求一屋為貯
之勿慮也某於此幸老幼無恙但尤貧不可住京師非
久亦却求外補日一作旦夕相識多忙不暇作詩足下必
不憚見寄閑吟者皆錄示千萬冬冷保重

又同前

某頓首啟前謝監簿行附書問差遣書去後兩日知審

官擬定湖州城中監稅不勝喜慰然不即走書專報者
意謂勅下自當知及弓手至得書尚云云始怪何處稽
留至今未到然今必至矣不爾當為督也俟春入京尤
便但不知何處少留某自還館日夕忽忽筆研非答書
簡寫門刺未嘗視昨夕子履偶來會宿聯句數十韻奉
寄且以為譴又有前奉答長句併錄附去可笑可笑歲
陽以來風日慘然土霧雜下氣候不常萬萬自重

又慶曆四年

某頓首累辱書為慰何已然久不致問者勞逸不同於
理宜然諒不為罪經城楊宰來備詢動止承久困輦下
何時可赴任所示盛編云已了甚於饑渴也此人回望
一信容專令人去取

使今致來
恐康費

銘文不煩見督不久納

上祇為須索要好者恐未盡爾呵呵昨在真定有詩七
八首今錄去班門弄斧可笑可笑然相別久無以為娛
爾前有水谷詩見初公云子美祕不令人見畏時譏謗
吾徒廓然以文義為交豈避此輩子美豪邁何乃如此

世塗萬態善惡由已所謂禍福有非人力而致者一一
畏避怎生過日月也其他非面不盡近書見教審聽敢
不佩服咫尺更有所聞不惜一一示及有酒少人致去
奈何奈何夏熱千萬保重

又慶厯六年

某頃首貶所僻遠特煩遣人至此并得陳留書新集詩
見寄詩見和詩外雜詩一卷碑文數本十字文等豈勝
慰喜瑯琊泉石篆詩祇候子美詩來已招子美自來書

而刻之遊山六詩等即欲更立一石不惜早見寄也詩序謹如命附去蓋述大手作者之美難為言不知稱意否其他事谷正在此數日備見所為可知居此之況不煩述也閉戶飽壅之句怎生諱得呵呵相次奉和見寄詩別拜狀次春暖千萬保重

又慶曆七年

某又啟去年夏中因飲滁水甚甘問之有一土泉在城東百步許遂往訪之乃一山谷中山勢一面高峰三面

竹嶺回抱泉上舊有佳木一二十株乃天生一好景也

遂引其泉為石池甚清甘作亭其上號豐樂亭亦宏麗

又於州東五里許菱溪上有二怪石乃馮延魯家舊物

因移在亭前廣陵韓公聞之以細芍藥十株見遺亦植

於其側其他花竹不可勝紀山下一徑穿入竹篠蒙密

中豁然路盡遂得幽谷

泉名幽谷

已作一紀未曾刻石亦有

詩託王仲儀寄去不知達否告乞一篇留亭中因便望

示及千萬千萬

又慶歷七年

某頓首谷僕來捧書得詢動靜又見詩中所道有相遊

從唱和之樂備詳平日幕中所為可勝慰也某此愈久

愈樂不獨為學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適而已小邦為政

暮年粗有所成固知古人不忽小官有以也示及飲酒

今春來頗覺風壅亦不能劇飲如往時

然自作主人後從已便

承

見戒多荷多荷他事非獨不挂口亦不關心固無淺深
可示人也某母老多病而身纔過四十頓爾心闌出處

君子大節有所未果不敢効俗夫妄言爾春暄千萬保重

又 慶歷六年

某頃首啟自谷正去後更不曾上狀蓋以經夏大暑秋來或聞移南京或云來與刁氏成親一向因循遂成踈懶然中間却得聖俞所寄六詠及桐花啼鳥等詩近又得刁十六所寄詩書即日必已還許冬冷尊候萬福某居此久日漸有趣郡齋靜如僧舍讀書倦即飲射酒味

甲於淮南而州僚亦雅親老一二年多病今歲夏秋已
來安樂飲食充悅省自洛陽別後始有今日之樂詩頗
多不能一一錄去未相見間惟冀保愛多時欲作書無
便今託提刑趙學士謹附此不宣

又慶歷初

某啟為親老久疾乍進乍退醫工不可用日夕憂迫不
知所為蓋京師近上醫官皆有職局不可請他兼亦傲
然請他不得近下者又不知誰可用親疾如此無醫人

下藥為人子何以為心京師相知少不敢託他告吾兄
與問當看有不繫官醫人或秀才處士之類善醫者得
一人垂報待差人賫書帛去請他幸為博訪之聖俞聞
此必挂意更不奉禱也如有所得亦速遣此人回其他
不暇忉忉

又

某啟近君謨學士行曾奉狀尋得邸報承有出身之命
士大夫公議未厭皆為聖俞嗟惋獨某不然未知高明

自以為如何也聖俞卓卓於後世者不以名位為輕重
取重於今世者亦豈以此小得失哉苟以寵辱為意則
布衣之樂有優於華袞之憂畏也老兄應能自達不忤
忤也已寒保愛

又 皇祐五年

某啟見謝亶言新生小息不安甚撓懷然書中不言難
以為信聖俞居京師宜其不樂然業已至此當少安之
某哀告苦殊無生理間中靜思處世有好處惟當職者

自遣之爾云欲來此深荷厚意然恐差遣理當難得遂止為佳已熱慎疾寬中為禱

又 皇祐五年

某啟徐先輩人至辱書果承有小嬰之念時暑益當自寬爾某孤苦中中外多事偷閒便思一得故人為會某不可往聖俞不可來奈何奈何惟當一讀新篇若會面而聖俞惜不寄又將奈何奈何陳碑不可增矣斯人不曉文義有三兩處是行狀所無

出米脩路等意

若果有當書何

故而略切丁寧喻之此輩不向道亦終不知近併作書

此不一一某再拜

四月十九日

賜茶賜醫常事爾謚

前面官銜中已有贈官亦然散侍郎作相不足為榮但問人如何爾若材堪則自胥靡亦作相如不堪則乃是僥倖但如是向道無妨

又 同前

某啟謀葬事未得恐遂後時日極撓悶蓋以術者太精自家又全不會祇信他人道不好便疑惑不敢使非效

俗流求吉地圖官國山高也夏侍中父塋於虜契丹必
不與你擇官國山地塋也閒中不曾作文字祇整頓了
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思吾兄一看如
何可得極有義類須要好商量此書不可使俗人見
不可使好人不見奈何奈何失音可救曾記得一方祇
用新好槐花尋常市中買來染物者於新瓦上慢火炒令熟置懷
袖中隨行隨坐卧譬如閑送一二粒置口中咀嚼咽之
使喉中常有氣味久之聲自通病愈新篇幸多為寄此

小簡立焚勿漏史成之語惟道意於君謨同此也失音
脚氣皆是下虛吾徒老矣省些斟酌斟酌某此居哀獨
宿然以憂惱亦自多病恐知

又 皇祐五年

某頓首聖俞博士兄徐無黨人回奉狀陰雪不止體氣
若何某為近得君貺家書報薛家夫人不安老妻日夕
憂撓尊年久患誠亦可憂但薛宅書來止云無大段疾
苦奉煩吾兄因見公期為與問一的信因便相報吾兄

書家人不見略要知其增減又為妻子要去歸省其母亦欲過中祥遣他去貴先知彼中遠近爾某自要知謝氏有人還幸批數字逼節哀苦中立偶人行草此

又 皇祐五年

某啟近謝秀才人行嘗奉狀日來起居清勝某哀苦如昨私門日益多事又為妻母近病須令家人一往省之前嘗奉託詢問久候來報也近為子美編成文集十五卷凡述作中人可及者已削去之留其警言絕者尚得數

百篇後世視之為如何人也朋友之間可以為慰爾某
益衰病庶事不耐煩惟常守書冊危坐爾聖俞數許新
詩不見寄似近日頗以為難何也因兒子輩行奉此春
暄保重

又同前

某啟寄惠鴨脚子甚奇趙三書信已領聖俞詩屢見許
甚渴見何必自寫小兒輩可錄某亦厭書字因思學書
各有分限殆天之稟賦有人力不可彊者往年學弓箭

銳意三四年不成遂止後又見君謨言學書最樂又銳
意為之寫來寫去却轉不如舊日似逆風行船著盡氣
力祇在舊處不能少進力竭心勸遂已身老矣安能自
苦如此耶乃知古今好筆一作書蹟真可貴重也今後祇
看他人書亦可為樂不能生受得也數日陰悶昏然因
作聖俞書頓覺豁然如有所釋若遂一握手可勝為慰
也謝景平文字下筆便佳他日當有立於世何止取一
科第而已吾徒可為希深喜也胥太祝且為伸意某卜

墓地尚未買得相次決定當有書報他也忽忽不宣

又 皇祐五年

某啟前日謝氏人還辱書承尊候已復康佳新正必倍
清勝某孤苦如昨為有二小姪一在象州久不得信一
在袁州欲乞渠來賴以辦葬今割其官位姓名託與問
一消息恐難得便但却因謝氏人見示可也吾兄清一作
情懷不樂俗事某寡相識煩聒甚悚甚悚

又 皇祐五年

某啟忽忽度日無生意衙前行曾奉狀徐生人至辱書
承春寒尊體清勝為慰無已某哀苦中尋得墓地欲趣
八月十月襄事但庶事少人辦集小姪煩為問當已有
削必得請師魯文字俗本妄傳殊不知昨范公已為作
序李厚編次為十卷甚有條理厚約春末見過當與之
議定別謀鏤本也自春陰寒少晴明病體不勝疲勞勸
於書字不能周悉

又嘉祐三年

某啟動輒旬浹不奉顏采雪寒如此無復清思區區可知亦怪聖俞未嘗見顧得簡示乃云不登權門若以此見格何望於老兄某每日晚多在家因出望見過幸甚如晦所欲已起奏難於更奏蔡州亦應須得簿書煩擁走此為答殘雪可愛能見顧尤望

又嘉祐二年

某啟大熱甚於湯火之烈兩日差涼粗若有生意然以家人病患飲食不能自給區區煎迫殊亂情悰久不承

問不審尊體何似二十二日欲就浴室或定力餞介甫
子固望聖俞見顧間話恐別許人請故先拜聞禮部詩
納上

又嘉祐二年

某啟承惠答蘇軾書甚佳今却納上農具詩不曾見恐
是忘却將來今再令去取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
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可喜可喜罰金未下何
害不必居家俟命因出頻見過某居常在家吾徒為天

下所慕如軾所言是也奈何動輒逾月不相見軾所言樂乃某所得深者爾不意後生達斯理也

又 同前

某啟以小兒子傷寒已較因勞復發今日錫慶齋會亦去不得愁坐忽得所示為之豁然憂煎病患常以為苦思効榴花之飲不可得也三兩日兒子安聖俞過不惜頻相訪借馬若修家又何厭也三十年前事信如前生憂樂不同可歎可歎亦約子固子履當奉白也祇候兒

子稍安爾人還謹此

又嘉祐二年

某啟經節伏惟以時納祐昨日早至薛二家空心飲十數杯遂醉歸家却與諸薛飲承見過仍留刺何乃煩老兄如此既醒不遑無以自處也節下外處送酒頗多往時介甫在此每助他為壽昨祇送王樂道及吾兄爾愚性疎簡人事不能周然意之所至實發於誠心蒙惠簡云有所答則非也恐不知鄙懷故畧自陳述二十二日

欲同子履和叔閒話少時先白恐他有所適也

又
同前

某啟陰雨累旬不審體氣如何北州人有致達頭魚者
素未嘗聞其名蓋海魚也其味差可食謹送少許不足
助盤飧聊知異物爾稍晴便當書局奉見

又
同前

某啟中前在范家坐中已覺不佳所以都無情緒數日
勉強有事相役既歸遂倒卧以出汗頗多亦利動臟腑

頓覺體虛幸連日不朝免得請告更三兩日不知可出
未承問念感愧亦審中酒吾輩年高不獨他事至於飲
酒亦不能如故時也更希慎愛

又嘉祐二年

某啟谷正來承惠詩老重深粹不似頃刻間成何其敏
妙至此也早來得筆絕佳不圖若此之精其精如此豈
常有耶然久無稱手者乍得甚快意多感多感暑中絕
近文字不得無以度日時因作書簡得一揮毫尚可銷

憂爾人還姑此奉謝

又 同前

某啟兩日不出方為杜公作銘承惠詩絕高恐不可繼
且留欸曲試和待稍髣髴則將出雨久作奈何天災斯
人豈惡之也其亦有以邪昨夜暫止頗緩奔走之計然
遑遑何時得遂安居漸涼思奉言笑何可得人還姑此

又 同前

某啟自入夏間巷相傳以謂今秋水當不減去年初以

為訛言今乃信然兩夜家人皆屏水并廼翁達旦不寐
街衢浩渺出入不得更三數日不止遂復謀逃避之處
住京況味其實如此奈何奈何方以為苦不意公家亦
然且須少忍特承惠問存卹多感多感蔡君謨寄茶來
否悶中喜見慰人還忉忉

又嘉祐四年

某啟適至書局承自釋奠處方歸困倦不敢坐邀忽辱
惠教兼得唐子方家行狀謹當牽課然少寬數日為幸

其如行狀中泛言行已殊不列事迹或有記得者幸更得數件則甚善又云有尹師魯所作墓誌亦得一本尤幸也尋常人家送行狀來內有不備處再三去問蓋不避一時忤忤所以垂永久也乞以此意達之

又嘉祐三年

某啟旦夕寒色尤盛衰病者殆不能勝矣不知吾兄尊候如何昨夜再讀和景仁雪詩甚妙兼以韻難如何可和且祇和得歲日書事一篇其元所示遂留之過節更

送他處告別寫去也手筆凍縮書字不得韓范二公詩
看了示下印卷子何日了因出見過陰寒公事頗少甚
閒恐知

又嘉祐三年

某啟累日不奉見不審體氣如何兼以俗事無由奉詣
理固當然聖俞遂以權門見薄無乃太僭也前承惠白
兔詩偶尋不見欲別求一本兼為諸君所作皆以常一作

瞻娥月宮為說頗願吾兄以他意別作一篇庶幾高出

羣類然非老筆不可亦聞有與如晦一篇甚佳皆乞取
蘇大挽辭一首閒寫助一笑今日偶在家謹奉此

又嘉祐四年

某啟前日承見過偶他客多不遂款曲快晴意體想佳
梅公儀來要杭州一亭記述游覽景物非要務閒辭長
說已是難工兼以目所不見勉彊而成幸未寄去試為
看過有甚俗惡幸不形迹也程碑當便下手祇如唐書
亦須了爾

又嘉祐二年

某啟雨不止情意沈鬱泥深不能至書局體候想佳某以手指為苦旦夕來書字甚難恐遂廢其一丈豈大苦其勞於筆研而欲息之邪悶中謹白

又嘉祐三年

某啟經節陰雨猶幸且晴不審尊候何似間作歸田樂四首祇作得二篇後遂無意思欲告聖俞續成之亦一時盛事來日食後早訪及為望

又 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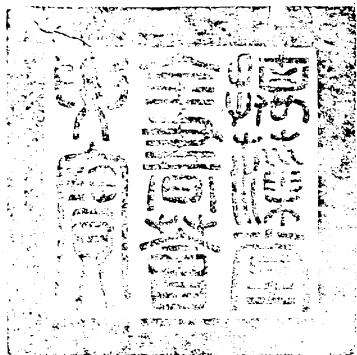
某啟承寵惠二篇欽誦感愧思之正如雜劇人上名下
韻不來須勾副末接續爾呵呵家人見誚好時節將詩
去人家厮攪不知吾輩用以為樂爾後日絕早過喫不
托適簡誤云食後這回不是廳子誤也

又 嘉祐四年

某啟自承在式告兼以假故多遂阻奉見秋氣稍涼喜
承體候清安辱惠建茗此誠近所難得特為珍貺也然

莫妨待客否恐彼闕當却分納一半也原甫高論少抑
亦當不復較難來日朝中當面叙人還謹此為謝某再
拜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孫起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

五十一

詳校官助教_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四百三十五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

宋 歐陽修 撰

書簡第七

與謝舍人

絳字希深

寶元元年

某頓首再拜兵部學士三丈久以多故少便不果拜狀
春暄尊候萬福省勝至獨遺聖俞豈勝嗟惋任適呂澄
可過人邪堪怪聖俞失此虛名雖不害為才士奈何平
昔並游之間有以處下者今反得之覩此何由不痛恨

欲作一書與胥親及李舍人宋學士論理之又恐自有失誤不欲輕發不爾何故見遺可駭可駭由是而較科場果得士乎登進士第者果可貴乎日日與師魯相對驚歎不已伏承殿試考校今必已了某替人猶未至拜見未間伏惟保重因人謹附狀不宣

又 寶元二年

某頓首百拜知府舍人三丈三兩日毒暑尤甚不審尊候何似某昨走鈴下久溷賓館旱暑交作晏陰方興當

君子定心靜事休息之時暑夕屢煩長者其如乘餘閒
奉罇俎泛覽水竹登臨高明歡然之適無異京洛之舊
其小別者聖俞差老而修為窮人主人腰雖金魚而鬢
亦白矣其清興則皆未減也臨別之際感戀何勝西禪
竹林又辱餞送自夜出南城凡再宿始至弊邑私門老
幼往往病暑正如所慮此所以眷眷門下而不候久留
者也自鄧至汝陰道出田間由鉅欣橋而西秋稼甚盛
時雨已足問之乃覽秀所望而腳正在陋邦然鄧州界

二字一
作則

莫及也豈騎立之神

一作邪

憎家鷄而愛野雉乎

自還縣便苦

一作繫

俗事書記未能詳悉謹拜此叙謝伏

惟幸察不宣從表姪歐陽修頓首再拜

與王待制

質字子野

慶歷三年

某頓首再拜運使學士子野兄春暄伏惟尊候萬福自去年閏月來東郡以就祿養幸如所欲惟僻陋日益愚鄙爾在都下時子野兄舟行不克攀別其後送者還頗知留客甚歡而飲酒差多親族皆以素羸奉憂不知其

後復飲否子野善自攝猶能絕葷血甘淡薄況於酒邪
一別頓爾南北闕於候問惟冀自重以慰區區不宣某
頓首

與李賢良

覲字泰伯

嘉祐初

某啟冗事牽迫久疎奉長者之論不知兩辱過門甚媿
甚媿某來日有少事須出即今幸家居可以拂席奉俟
軒蓋顛企顛企不然當別拜聞貴不失約也某頓首賢
良先生

與曾舍人

鞏字子固

慶歷六年

某啟雖久不相見而屢辱書及示新文甚慰瞻企今歲
科場偶滯遐舉畜德養志愈期遠到此鄙劣之望也某
此幸自如山州少朋友之遊日逾昏塞加之老退於舊
學已為廢失而韓子所謂終於小人之歸乎因風不惜
遠垂見教未良會間自重自重

又

治平四年夏

某啟奉別忽忽暑候已深不審動履何似某昨假道於

潁者本以歸休之計初未有涯故須躬往及至則弊廬
地勢喧靜得中仍不至狹隘但易故而新稍增廣之可
以自足矣以是功可速就暮年掛冠之約必不愆期也
甚幸甚幸昨在潁無所營為所以少留者蓋避五月上
官未能免俗爾毫之佳處人所素稱者往往過實其餘
不及陳潁遠甚然俯仰年歲間如傳郵爾初亦不以為
佳蓋自便其近潁爾至此便值酷暑未能多作書相知
或有見問者幸略道此意惟慎夏自愛

與蘇編禮

洵字明允

嘉祐二年

某啟自足下西歸承有家問忽遽而行時一小子卧病
方憂悶中不得相見中間得還蜀後所惠書及今者賢
郎人至得書承尊履休康併以為慰足下文行見推於
時豈久窮居於遠方者未相會間千萬自愛

又 治平間

某啟承示表本甚佳前所借謚法三卷值公私多事近
方徧得披閱文字更不待愚陋稱述第新法增損今別

為一書則無不可矣成一家之言吾儕喜若已出爾謚
錄卷秩既多祇欲借草本

又 治平三年

某啟多日不奉見承遷居不易初聞風氣不和謂小小
爾昨日賢郎學士見過始知尚未康平旦夕來體中何
似更冀調慎藥食無由馳候專奉此

又 治平三年

某啟自以拙疾數日關於致問不審體中何如必遂平

愈孫兆藥多涼古方難用於今更且參以他醫為善也
專此不宣

又 同前

某啟數日來尊候必更痊安單藥得效應且專服千萬
精審無求速功不欲頻去咨問恐煩勸也亦不煩答簡
或賢郎批數字可矣

與費縣蘇殿丞

皇祐缺年

某啟特承書問兼惠篆碑滁陽山泉誠為勝絕而率然

之作文鄙意近乃煩雋筆以傳於遠既喜斯亭之不朽
又愧陋文莫掩感仰之抱寧復宣陳專人還謹此叙謝
舊用龍尾硯一枚鳳茶一斤聊表意

又

某啟前者辱見顧屬苦多事不得少伸欸曲比奉詞則
承已歸縣矣但深怏怏也辱惠書竊審經春體氣清裕
某衰病疲憊日自彊勉未知報効不敢言勞咫尺阻濶
惟多愛

與澠池徐宰

無黨

皇祐五年

某啟久不得書自聞省試日望一信人至忽得所示大
慰鄙懷兼喜春寒所履無恙程試賦詩極工矣策贍博
而辯論偉然皆當在高等人力所可為者止於如此耳
其他有命然俗言運亨者臨事不惑揮翰之際能至此
其亦奮發於茲時乎計此書至已在高第故不予細不
次修書白

又至和元年

某啟真陽相別忽以及茲日月不居大祥奄及攀號僻
踊五內分崩不孝罪逆蒼天莫訴哀苦哀苦久不得書
日與無逸弟想望忽捧來示承在道曾感疾喜今復常
又知淮水淺澁雖深欲相見但恐阻滯遂失赴官之期
若於事有妨則不若且就汴流西上如淮水可行與汴
不爭遠近即茲來為善賢弟在此寂寞中相伴大幸某
秋涼方卜離此南北未知何適五代史昨見曾子固議
今却重頭改換未有了期仍作注有難傳之處蓋傳本

固未可不傳本則下注尤難此須相見可論改服哀苦
中忙迫偶奉接人行聊此

又
至和二年

某啟專人至辱書承官下無恙深慰示及誌文甚佳無
逸弟又有煩惱可哀適值有人在此誌文當附去又知
且權河南澠池本邑自可讀書為政何必求來府中所
云冬末當至京師暫來甚善

喜一作

無欲弟居監中時相

見焦秀才亦在太學補監生恐知某碌碌於此士大夫

有所論當悉以見告庶助其不及實有望也未相見多愛

又 同前

某啟人至辱書承官下無恙深慰深慰所云進取之道能具達其如此夫復何患諭及富公言范文正公神道碑事當時在賴已共詳定如此為允述呂公事於范公見德量包宇宙忠義先國家於呂公事各紀實則萬世取信非如兩仇相訟各過其實使後世不信以為偏辭

也大抵某之碑無情之語平富之誌嫉惡之心勝後世
得此二文雖不同以此推之亦不足怪也某官序非差
但略爾其後已自解云居官之次第不書則後人不於
此求官次也幸為一一白富公如必要換則請他別命
人作爾

又嘉祐元年

某啟縣人來得書承寒凝公外體氣無恙深慰深慰所
寄近著尤佳論議正宜如此然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

擇少去其繁則峻潔矣然不必勉強勉強簡節之則不
流暢須待自然之至其如常宜在心也代天論既各有
篇目不必謂之代天可也某近權省得罷稍閒已有削
乞洪井若果得則私便尤多況非要任求之必可得也
無欲弟在太學見兒子云甚安某一向多事少暇他亦
疎及門恐知銓中新制破考之事稍緩若在本州無妨
亦可已新年多愛

又嘉祐二年

某啟人至辱書承涖官進學無恙甚以為慰所寄文字
大佳然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收節使簡重嚴正或
時肆放以自舒勿為一體則盡善矣某此待罪誠碌碌
然期必有為而自効士大夫見責者深是待我厚而愛
之過爾敢不佩服冬寒自愛在致齋處草草

與焦殿丞

千之

皇祐五年

某啟自相別無日不奉思急足辱書深所浣慰然聞不
遂解名在於俗情豈不怏怏若足下素所自待與某所

以奉待者豈在一得失之間但以科場文字不得專意
經術而某亦有人事今足下三數年間且可棄去科場
文字而僕亦端居無一事惟於此時可以講訓素所聞
未舉者過此恐彼此難得工夫也足下為人明果以此
思之亮可決然北首深恨閒居無人既不能專遣人去
奉招當正初南歸亦不為久別計但仰首傾望也某於
哀苦中奉思諸君子此又不可言已寒多愛

又 至和二年

陰雨泥甚不欲頻奉邀蓋知請假甚艱也某恐不久出
彊欲且奉託與照管三數小子某來日遂移過高橋宅
中俟稍定疊便去般出學恐先要知仍請具此白胡先
生知為妙至時恐要人般挈請示及待令去晚間可出
即見過閒話某再拜

又嘉祐元年

某啟知昨日已差試官庶事便當牽率稍涼體中佳否
近晚或能見過閒話少時恐遂難得暇也粗細米各二

斛聊飼僮僕輩必不以輕鮮為怪有無相通亦鄰里之
常事慙反慙反

又 同前

某啟以數日齋祠今早方歸知曾來取藥體中佳否見
解榜張燾秀才已獲薦不知肯且來此過冬否祇恐他
要冬課嫌小兒喧聒不然蒙益則多矣某今日在家隨
早晚見過閑話少時

又 嘉祐元年

某啟今日見解榜尚疑脫漏姓名然初以得失委命而進則臨事自應不動於懷此孟子之勇也適歸家偶早幸略見過閒話某頓首

又同前

某啟數日大熱不審意思如何適令發至郡牧司云已却歸西岡不審何謂此中西位頗寬涼多南風甚可居至於飲食亦可取性固無形迹矣魚時得閒話請更思之勿以為疑也謹此咨啟俟報某啟

又 同前

某啟見兒子言尊候違和豈非患腹臟邪秋後慎生冷
為佳以數日不相見甚思渴某一出叅假便有人事區
區加以兩日復熱恐彼中窄狹無事且來書院取涼無
形迹也前時奉白嚮有策題彼中收得者幸為錄示或
祇檢得本子此中亦有人寫蓋人事易因循也

又 嘉祐元年

某數日不承問不審體中如何當漸平和但怪不見過

故此奉問凡疾病不欲滯鬱頗須消息有以散釋其效
多於服藥若能出入幸相過要人馬來取至於藥物亦
當商確乃盡其理謹此咨啟某再拜

又
同前

某啟稍寒想益佳裕數日人事忙迫非常前夕至學舍
中見狼籍可憎所以未敢便請他張秀才更俟一二日
大太祝歸略令灑掃兼庶事有所備緣某多故不能躬
視也兩日欲去報此意亦無暇作簡袞袞度日公私不

濟一事此京師之態也某奉白

又嘉祐二年

某啟昨日以客多饑疲風眩發作卧不能起承示簡不
及時答所言張先輩但怪其登第後絕不相過餘非所
聞也亦欲旦夕召渠相見但以多事忽忽未暇爾今日
知聞喜宴來日約其見過也

又嘉祐六年

某啟有無相通蓋為常理更不存形迹也船不必白省

主自遣人問當亦可得蘇氏昆仲連名並中自前未有
盛事盛事姚闢詩說請試看有長處僉出示及為無工
夫細看故也

又嘉祐六年

承惠胡公銘茲人美德固樂為之紀述第以文字傳遠
須少儲思蓋尋常意思未及為人強作多不佳也自來
日已往併無假故直至旬休如所諭行期甚迫當且前
之續可附致潤州諒不為晚也人還謹此白知小兒不

安且慎調護大熱難將息也

又同前

某啟自相別後方欲作書遽承不疑學士有來歸之命
自後更欲附書則思舟行必已在道無處可附亦以不
久相見不必為書也適得信喜來甚速且承酷熱中體
氣清安其他皆可盡於相見也某為今夏病暑不可勝
任又得喘疾遂且在告蓋衰老之態自然如此也略留
來人附此草草

又嘉祐六年

某啟自相別更不聞問近得邵學士書云已到家方喜知動靜兼承所履安和實以為慰某病哀如昨不惟任責愈難常至於勞苦亦筋骸不能支持為可責惟早自知止猶勝彊顏以貪寵利自計非不熟但恐未得如志遂為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爾南方宜多有聞見不惜垂諭猶勝不知也有望有望前者胡公墓表誤書陵州人當問其家為改正歲晚寒凜以時自愛因人惠問

又嘉祐末

遽爾大熱病軀殊不可當數日不相見體中佳否知已
授樂清果如何來日見過家飧幸早枉步乘午前稍涼
庶幾可坐也無它客姚祕校劉真蹟至此止

又治平缺年

某啟范氏子書來并獲所寄書自承赴樂清後方拜此
一書審此居官下安和稍釋傾想陋巷之士得以自高
於王侯者以道自貴也一從吏事便為禮法所繩若居

人下而欲有設施則世事難如人意更當屈伸取捨要
於濟務此非獨小官自古聖賢尚以為難所以前世一
節之士以貧賤為易守也自臨縣治令將及暮諒深諳
此態也某嘗再為縣令然遂得周達民事無知宦情未
必不為益某愈覺衰殘齒牙搖動飲食艱難食物十常
忌八九情懷益蕭索物外浮榮信乎不為吾儕得失也
有名即去矣未相見間公餘慎愛因人時惠問不宣某
書白

與王主簿

回字深甫

某啟嚮者深甫在京師則以俗冗不常得相見既去又不時為信問視其外豈非疎且慢哉然求諸中則不然也人至惠問承奉太夫人萬福下情瞻慰某哀病日增殊無世間意趣近買田潁上思幅巾與二三君往來田間間其樂尚可終此餘年爾而其勢未能速去非為之不果猶須晚獲也深甫以謂如何賢弟昨西略見爾祁寒更乞自愛

又

某啟累日以聖節諸事區區未得祇候大熱不審體氣如何來日見過家殮庶得接清論少時幸早垂訪也專此咨啟不宣某再拜深甫先輩 常君未及作書續得馳問因見為伸意千萬千萬

又

某啟人至辱示借書並領昨日少奉清論開沃無限嗽良減否師魯文略讀一二篇令人感涕碑并集錄皆納

去某又上

與姚編禮

闕字子張

皇祐五年

某頃首間居絕無人使又不欲頻煩郡中借人所以久
不作書上杜公然哀苦中無限瞻依也因請見為多道
哀懇希文得美謚雖無墓誌亦可況是富公作必不泯
昧修亦續後為他作神道碑中懷亦自有千萬端事待
要舒寫極不憚作也只是劣性剛褊平生喫人一句言
語不得居喪犯禮名教所重況更有纖毫譬如閒事亦

常不欲人擬議況此乎然而不失為他紀述只是遲着十五箇月爾此文出來任他奸邪謗議近我不得也要得挺然自立徹頭須步步作把道理事任人道過當方得恰好杜公愛賢樂善急欲范公事迹彰著耳因侍坐亦略道其所以但言所以遲作者本要言語無屈準備仇家爭理爾如此須先自執道理也餘事不必云云背碑子極奉煩多荷多荷因見杜贊善託問實錄不必封但只恁寄來此中程判官亦為伸謝將書來後信有書

去某再拜

又

某啟專人辱書承守道為學自如甚善見諭紹巖事止
於如此則又何言君子之言必誠誠久必見凡有諸中
未有不形於外者惟當以久見吾子之誠爾禮記雜亂
之書能如此指擿其繆其功施後世無窮非止効俗儒
著述求一時之名也然其中好語合於聖人者多但當
去其泰甚者爾更宜慎重如坊記一篇難破請更思之

然遇所見但且論次不惜錄示

與王幾道

復

景祐元年

某頃首白幾道先輩足下段氏家人至蒙示書及詩并子聰聖俞書與詩後於東山處又見詩何其勤而周也聖俞得詩大喜自謂黨助漸熾又得一豪者然微有饑態幾道未嘗為此詩落意便爾清遠自古善吟者益精益窮何不戒也呵呵間別後事自彥國去後患一腫疽二十餘日不能步履甚苦之時惟聖俞一來相問臨清

之歡何可得耶師魯已有召不宜更俟嫁女幾道與彥國宜督以來走明日就試恐要知之惠詩未暇答以此也

答孔嗣宗

字伯紹河南人

皇祐元年

某啟辱書甚善尹君誌文前所辯釋詳矣某於師魯豈有所惜而待門生親友勤勤然以書之邪幸無他疑也餘俟他時相見可道不欲忉忉於筆墨加察加察某再拜

又同前

東方學生皆自石守道誘倡此人專以教學為已任於東諸生有大功與師魯同時人也亦負謗而死若言師魯倡道則當舉天下言之石遂見掩於義可乎若分限方域而言之則不苟故此事難言之也察之

與尹材

慶曆八年

墓銘刻石時首尾更不要留官銜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等姓名祇依此寫晉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此

古人有深意況久遠自知篆蓋祇著尹師魯墓四字

與蔡交

皇祐五年

某啟人至辱書感慰何已且承春序履況清休范公襄
事修以孤苦哀困中杜門郊外殊不知端息情禮都闕
但得淮西寄到誌銘豈任感涕文正平生忠義道德之
光見於誌謚為信萬世亦足慰也神刻謹如所諭敢不
盡心某忝以拙訥獲銘當世仁賢多矣如此文復何所
讓但以禮制為重亦不遲年歲中貴萬全無他議也悉

察悉察述夢後序更當勘尋史傳續報然亦當慎文正
所慮至深某亦疑其有意不用此篇果如所料矣試期
不遠佇奉賀加愛加愛某再拜

答魯舍人

鞏字子固

熙寧四年續添

某自歸里舍以杜門罕接人事少便奉書中間嘗見運
鹽王郎中得問動靜兼承傳誨近又聞曾少遠和急足
至辱書喜遂已康裕甚慰甚慰某秋冬來目足粗可勉
強第渴淋不少減老年衰病常理不足怪也餘在別紙

某白 見諭乞賴且止亦佳此時尤宜安靜為得理也
惠碑文皆佳多荷多荷常筆百枚表信不罪不罪

又 同前

辱示為人後議筆力雄贍固不待稱贊而引經據古明
白詳盡雖使聾盲者得之可以釋然矣父子三綱人道
之大學者久廢而不講縉紳士大夫安於習見閭閻俚
巷過房養子乞丐異姓之類遂欲諱其父母方群口誼
譁之際雖有正論人不暇聽非著之文章以要於久遠

謂難以口舌一日爭也斯文所期者遠而所補者大固不當以示常人皆如來諭也某亦有一二論述未能若斯文之曲盡然亦非有識之士未嘗出也閒居之人寫錄須相見可揚榷而論也自去年至蔡遂絕不作詩中間惟有答韓邵二公應用之作不足采惟續思潁十餘篇是青州以前者并傳記皆石本今納上自歸潁它文字亦絕筆不作恐知恐知 青州十餘篇亂道為說道上石彼近必見矣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四百三十六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書簡第八

與丁學士

寶臣字元珍

皇祐四年

某啟自聞南方寇梗思欲附問凶禍間居難求的便雖
在哀殞翹想之心不可道也元珍學行憂深才當遠用
邁一作雅此不幸古人多然在處之有道爾古之君子所
以異於常人者能安常人之所不能安也所恨某居此

際不能奔走耳某衰病無復生理今秋欲扶護歸鄉恐
趣葬期不及則且權厝鄉寺俟它年耳忽偶黃莘先輩
過云賢兄在舒州因得附此草草不能盡鄙懷當續馳
迅也秋熱寬中自愛某再拜

又嘉祐四年

元珍淹屈於交友游所宜出力既默無所為而至於書
問亦不能時致其勤其為慙罪不待言矣某自蒙恩歸
院雖稍清閒而忽忽度日公私無所益此處京師者汨

汨之常態也幸非甚愚頗知脫此而遠去然事有不得
遂去者古人所謂不如意十常八九者殆此類也今歲
廷試得人之盛中外共慶況在佳壻此豈非久滯中一
可喜事哉今因胡推官行謹奉狀相次陸君行當別布
懇

又嘉祐四年

某向在府中困於煩冗久不奉狀徒用瞻思專人遽來
特辱嘉問承涉夏已來體氣清福深所欣慰元珍才行

並高而困蹇如此吾徒之責也某昨被煩使初不敢辭
然几案之才素非所長加以早衰多病筋力不支屢自
陳乞蒙恩得解去實出天幸然請外之志尚未獲素心
又以殘史終篇有期夏秋之友可決南去相見未涯千
萬鄙懷臨紙不能悉布惟慎重自愛以順休復

答郭刑部

輔

某啟方欲因兒子行奉狀遞中忽辱書可量欣慰兼審
春寒動履清勝承諭以嵩少之游豈勝跂羨此樂常為

山人處士得之衣冠仕宦比其汲汲得如其志不老則
病矣雖有登臨之興勉強而為之已不勝其勞也若神
完氣銳惟意所適如公之樂者百無一二人也如某者
目固不能遠望足亦不任登高矣可歎可歎相見未涯
嚮暖加愛

與朱職方

處約

嘉祐五年

某啓久不奉狀夏熱公外竊惟體履休勝陳說寺丞佳
士也曾任滁州同官今其南歸願拜識幸希留念也屬

唐史終篇忙迫作書不謹備恕之方暑慎愛

與蔡省副

某頓首公私忽忽久闕致誠辱教字承已登舟遂不復
一得叙別可勝瞻戀短景日暮還家客已盈室寢食殆
廢習以為常以此久不奉問慙罪慙罪汝陰君子久處
疾少間當來歸未見惟寬中自愛審用藥餌不盡區區

與王發運

鼎字寶臣

嘉祐二年

某啓中春嘗辱惠問不審涉夏暑毒體氣如何某自出

貢院為羣士誼誥尋而入夏京師旱疫家人類染時氣
區區中復有病患憂煎以此久不附狀寶臣治漕南方
雖久淹於外然振綱革弊公私所賴者不細比於碌碌
於此無所云補者所得多矣某再請洪井未得屢罄所
懷期於必得也未相見間惟為時自重謹於遞中奉此
不宣某再拜

又嘉祐二年

某啓衰病無悰難久於此加以私計日思南去未可得

者無他近時內外制請便例不得從爾奈何奈何自之
翰有事故人零落所存者幾更復何心追後生於紛華
某將入貢院時之翰疾已甚比出遂不見遽失斯人為
恨何勝與同年相知尤甚遂及之愁人愁人中間承惠
金櫻煎近方開而服之其製一作尤精多荷中年衰病
太甚世情已去但猶藉藥力且扶旦夕爾遽中不予細

與馬運判

遵

皇祐二年

某啓久別欣此瞻候陰寒道中尊候休勝河役動衆疲

民利害繫公處置之耳他俟握手不能具述因人走此
不宣某再拜運判裏行執事

十二月七日

答韓欽聖

宗彥

嘉祐二年

某啓昨使舟行日不及攀別深以為恨人至辱書伏承
署事以來當此祁寒體況清福實以為慰也外補之樂
得之有素伏讀佳作益以起予無用之質衰病颯然造
物者畏浮議以見縻奈何奈何歲晚以時自重人還謹
奉此為謝不宣某再拜欽聖提刑學士

十一月二日

辱寵惠佳篇欽誦不已旦夕和得遞中附上新甘竒味
珍荷也珍荷也部頭事藝稍進得賢者齒問更增勉勵
也呵呵劉守到必還使司當復清淡也嘗說襄陽山水
一經真賞果如鄙言否

答李學士

嘉祐八年

某啓自遭罹國卹哀摧殆無以生伏惟感慕攀號何以
堪處伏承遠賜存慰豈勝感咽孤拙遭遇昔與安道皆
奉清光今茲衰晚才薄責重未知死所何以論報向秋

更冀以時加愛

與王學士

某頓首京師區區自朝及夕無益於公私而思接賢者之論亦不時得近兩辱見顧皆不獲迎候豈勝為恨寒陰不審氣體何似旦夕當卜至門未間先此為謝冀有以亮之而已

又

熙寧三年 此帖又載
第九卷却云與薛少卿

某啓急足至辱書喜承尊候萬福貴眷各安甚慰企想

近入京衙校過賴捧手教尋於遞中奉狀必達視聽某
到此以弊止未完固少留以葺然欲遂為掛冠之請遠
近相知皆相督以蔡是自乞須且勉赴到任徐請歸休
未遲今遂治行二十一二間上道三四日至蔡別拜狀
恐久滯急足忙中作書不悉

答張學士

嘉祐缺年

某啓中間辱惠書未遑修答又辱惠書意愛勤勤重增
感愧某以嘗患兩手中指孿搐為醫者俾服四生丸手

指雖不搖而藥毒為孽攻注頤頤間結核咽喉腫塞盛
暑中殆不聊生近方銷釋衰朽百病交攻難堪久處茲
地漸欲謀為退縮得免罪戾以疾為名而去猶是幸人
使騎巡歷何時一過都下少遂握手未間以時自愛仲
儀喪子應滯行期許事猶煩餘暇沖卿恐猶未歸未及
作書為懇

又嘉祐

缺年

某啓區區久不馳問豈勝瞻勤暑毒竊惟體履清福兼

承權留務都邑孔道諒少勞神中間嘗辱惠問不時修
報亦可知其冗率也慙感慙感某唐史終篇遂當復尋
江西之請衰病無堪為歸老之謀爾未由握手莫罄鄙
懷惟冀為時自愛以副企詠

又

某啓前日專詣舟次值不在略見賢郎比欲旦夕再祇
候而大雨連綿無由出門兼恐已行忽辱手教乃知即
今方行不獲面別惟以時自愛瞻企何已東南應亦有

所欲但倉卒不暇續當有信咨煩也蔣同年千萬為伸
意近得書亦當作書也南郡近有書去矣人立待草草
又

某啓衰病無堪叨竊過分方深愧懼遽辱誨存兼承惠
寄佳篇豈勝珍誦湖園野趣近郡所無夢寐在焉何嘗
忘也若得偶逃罪責歸老其間遂養慵拙何勝幸也歲
晚寒凜款言未期惟冀以時自重

答陸學士

經字子履 至和二年

某啓使北往返六千里早衰多病不勝其勞使者輩往
凡七八獨疲劣者尤覺其苦也還家人事日益區區浮
生何處得少休息承子履在洛甚安又知來鄭書碑尺
尺莫得奉見獨見勝之備知動止辱書益用為慰漸暄
珍愛人還謹此

又 熙寧四年

某啓久闕奉問忽枉以書奚勝感慰兼審經寒履况冲
裕某衰病餘生得請歸老而遷官無職皆出特恩榮幸

之愧無以為諭第久疾累年頓難減損然得此閒適足以安養又其幸也遂復田畝無期會見企仰而已千萬加愛

又 治平四年

某啓早來辱枉使車重增愧感過午遂熱承動履清和方苦昏乏忽被手教兼惠以藥并方尤荷意愛之厚第藥性差熱當漸漸服之也竊承代歸有期依依之意愚當與潁民同也餘留面布人還少奉此

與刁學士

給

某啓前日承寵訪秋暑計尊候康和以居處狹陋欲卜
定力約數君奉同閒話一日既稍寬涼又佳水烹一兩
盃茶幸告月初約一日恐為會處多故先次一作此咨啓

答連職方

庶字君錫

天聖中

某惶悚頓首上黨三哥良執少

一作久

別伏想體中佳好

近者兄長行獲奉短札懇悃之素具之如昨泊任進來
得三兄信伏知軒車猶未歸仙墅某自返黨閭邈然塊

處日以賤事相逼魚鱗左右至於筆硯之具視同長物
而已前承寵示佳句久欲為答奈六情底滯不能叩課
加之對雷門之前非布鼓之能過也但効曹生游揚李
布之名日得傳播於漢東士流之間諷誦傳寫者迨疑
使中山免悲而洛陽紙貴也今勉成一首以報來賜小
生學非師授性且冥憊仰賴良交時賜教誘若不為索
其病疵而姑効司馬生言好字則三哥顧我之厚薄可
由斯而見矣崢嶸歲且晏平居寡徒想望故人能不愴恨

時因北風幸無忘德音之惠某頓首

又嘉祐五年

某啓近嘗辱惠問不審寒來體履如何京師區區幸時
與元禮相見然衰病鮮悰無復壯年游從之樂也殘史
已終篇南歸之思如欲飛爾君錫決然遂獲閒居之適
應知此趣真老者之所便也況竊祿甚厚於國無補豈
堪碌碌久此乎握手末期聊為君錫道此盛寒多愛

又熙寧缺年

某啓令姪過郡辱書粗慰積年思企之勤兼得一詢起居康福外絕世欲內養天真宜其極方外之樂享眉壽於無涯某寵祿盈溢心志衰零尚此盤桓未償夙願然亦不出新春歸計可決第思場屋之遊四十年之舊零落之餘所存者幾而吾二人者邈焉各在一方未知握手之期用此不勝區區爾歲律道盡寒色嚮深惟以時加愛

又 熙寧四年二月

某啓守蔡忽已半歲老年百病交攻賴此閒僻偷安然
猶經春在告人事曠廢咫尺相去關於馳問使至辱書
既慙且感喜承尊候康裕某以衰殘未遂一丘之願勉
強憂畏惟思高賢遠識早能超出塵累宜享福壽於無
涯也企慕企慕相見未期初暄保愛

又
熙寧四年四月

某啓相去不遠惠然之顧出於乘興古賢佳事有望於
故人但不敢坐邀爾某入新年陡更衰殘昨三月中欲

遂伸前請決計歸休封遞角次得闕報陝兵為孽遠近
驚懼朝廷方有西顧之憂遂且少止今已寧息作晚必
期得請也若遂還潁則相去益遠至時或一就蔡枉顧
可否千里命駕近世未聞亦是一時奇事有望有望亂
道思潁詩一卷粗以見志閒中可資一噓

答連郎中

庠字元禮

某啓才薄力劣任非其稱初無報効徒自為勞人事都
廢恃親舊見哀而不責小故湖外風土如何向承體中

亦小不佳今喜清康君錫兄亦久不承問多事匆匆不
曾作得一書慙慙慙慙惠柑甚佳遠地難致尤為珍感
鳳團數餅聊表信而已歲律遽窮新春多愛

又

某啓承賢郎小娘子見過故人有佳兒女朋友所當共
慶也兼辱簡字惠以熊白并蟠鮓等皆飲酒具獨患累
日苦目昏未能近盃杓也朝暮乘閒道話

答丘寺丞

某頓首今日食後就寢方覺擁被卧讀太白集忽辱惠佳篇豈勝感愧當亦牽強為報恐滯使人且此為謝

答韓宗彥

嘉祐四年 本卷前有答韓欽聖二幅即宗彥也誤寘此

某啓專人辱書承此初暑體履清勝實慰瞻勤前在府中嘗辱惠問牽以俗冗不時布欸昨以衰病屢自乞蒙恩俾解煩劇雖江西前請未獲素心而疲憊計不能久粗得休息亦不勝其幸方得復從諸公之遊而子華遽遷執憲然命出中外稱愜某既得閒適遂且盤桓過夏

秋冬當遂前請相見未涯但聞風采行被嚴召未間暑
熱以時自愛因人還謹此為謝

答黎宗孟

醇

熙寧二年

某啓近遣家兵至萬壽奉迎有書計達專人惠教乃承
路中得疾問來人不能詳言即日必惟已獲痊安旅中
有疾亮難久也辱諭尋醫細思皆小小外事不足動懷
豈宜輕為去就許昌避疑介至亳又陳曹為梗今又復
然足驗世人常態處處如此然則尋醫所至未必見容

但當寬度包之爾富丞相奉知必不淺已教他舉留再
任莫且隱忍終之否某性自少容老年磨難多漸能忍
事前後蒙見教者豈非欲某寬中以忍事耶却敢以此
意奉規不怪不怪未敢奉邀必且徑還家也向暖加愛
不宣某再拜

與裴如晦

煜

嘉祐五年

某啓酷暑阻奉見竊惟體氣佳和新事頗動人耳目惟
靜處聽聞益覺其喧也聖俞賻助遂獲幾何苟有所得

幸且勿送其家也望略批示或約相見為佳謹此咨啓
某再拜如晦學士 廿四日

答杜植 嘉祐五年

某啓公私多故久闕馳誠然亦久不承問忽於遞中辱
書喜慰無量兼審經寒動履清勝不相見數年間親舊
零落所有無幾在者衰殘老病於理宜然其間不能量
力決然早去而留連祿仕任過其分勉強碌碌迄無可
稱以取責於一時而貽譏於後世則鄙人於數老叟中

又獨負此若寵利紛華不惟非素心所溺就令心有所
好大抵晚年實能享者於身所得幾何由是言之得失
不較可知自去夏迄今病恙交攻尤苦齒牙飲食艱難
則向所謂於身所得者無復有爾可歎可歎不相見久
因書及此聊當一笑爾聖俞家賴諸故人力得不失所
漳州兒子輩更在教育他事應在雅懷有以處之不待
言也新歲千萬加愛因風不惜惠問以慰瞻仰不宣某
再拜

答陸伸

某啓人至辱示長書及古今雜文十軸其研窮六經之
旨究切當世之務與其辨論文辭之際如決壅塞闢通
衢以瀉浩渺之無窮御馭駿而馳騁然則吾子之所能
與其所用心者不待相見而可知矣某衰病廢學多難
於時常幸得空閒之處苟樂於自棄而吾子獨不棄之
惠然見及何以當之欣慕感愧聊茲為謝幸察其區區

與丁學士

見英辭類稿

已下續添

元珍屈處冗務士夫所歎清議尚存自當奮滯惟通塞
有時少須之耳某碌碌於此為庸人出處之計前以屢
陳矣

又

冗務誠非賢者所處然屈伸之際又非賢者不能安也
凡在友舊莫不以此為慮而未知所以為之奈何自古
賢達之士固嘗有所屈伸其所以處之者乃其平生所
學者耳足下所存遠大故知必能及此敢道之

與蔡省副

嘉祐元年

見名賢簡啟

某啓昨日無以為禮深用慙覲宿來動履想佳然中席
遽起遂不可畱變此新例他時東齋之會敢不遵用故
事也適得沖卿簡言原父已送詩云某殊未有一句欲
借一拭目以發衰鈍三日欲去出城送沖卿能往否此
不敢強閒及之

又嘉祐缺年

某啓昨日知與沖卿賞月必有餘樂某亦邀同輩二三

人淡坐不飲殊亦鮮歡但飲冷過多又病真不能追逐
少年矣前時烏絲欄輒畱欲書其後尚未有暇適因尋
書別得少佳者且納上聊資揮灑章望之長言試為一
闕疑後日方得奉見謹此咨布

與裴學士

名煜字如晦嘉祐八年以秘閣校理知潤州前有嘉祐五年一帖

某啓公私冗瑣人事多廢不獲奉問忽已逾時專人辱
書承經寒氣體清安稍慰瞻想也某年齒日增心志日
耗材薄任重憂責無涯故人在遠誰與教告誠未知稅

駕之所也如晦代歸有期竊承私門多所憂撓顧知紛
紛此世少無事人也惠甘誠為佳物然不飲已期年矣
茶須嘗方敢致謝向春和更希慎愛專人還謹奉此不
宣某頓首如晦學士足下二月三日

與趙學士

名彥若字元考

熙寧缺年

修啓頃蒙軒騎少留忽忽殆踈款奉然每親餘論獲益
已多少別方爾傾馳辱書感愧旦夕亮且就道霜月向
寒千萬愛攝不宣歐陽修奉啓太常學士執事八月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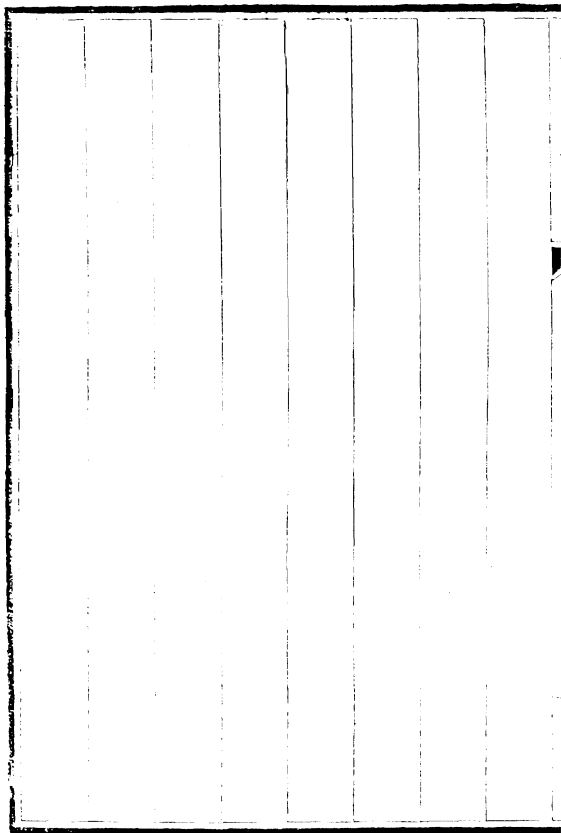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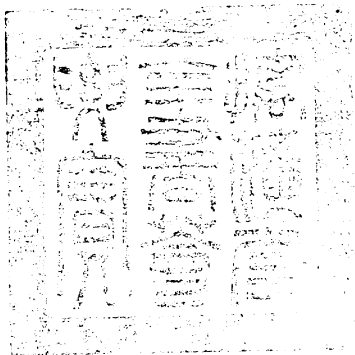
承示集古跋尾數事頓發蒙滯恨不早拜呈也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一

謹案卷一百五十一第一頁前六行元珍學行憂
深按憂字疑訛

第十五頁前三行病恙交攻刊本交訛友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滌起鵬

謄錄監生臣王心仁